

列 寧 著

論戰鬥唯物主義
底意義

列 寧 著

論戰鬥唯物主義底意義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320

論戰鬥唯物主義底意識

著者：	列	寧
譯校者：	唯	眞
出版者：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1—30,000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唯 真 譯 校

В. И. ЛЕНИН
О ЗНАЧЕНИИ ВОИНСТВУЮЩЕ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本書是按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
的中文版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中的論戰鬥唯物
主義底意義一文排印的。

論戰鬥唯物主義底意義

……我想來談談的，是能把這雜誌編輯部在第一二兩期合刊發刊詞中所宣佈的那個工作底內容與綱領規定得更爲精確的幾個問題。

在這篇發刊詞中說道：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周圍所團結的雖不盡是共產黨員，然而都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我以爲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結成這樣一個聯盟，是絕對必要而且能正確決定這個雜誌底任務的。共產黨員（也如一切順利開始過大革命的革命家們一樣）所能犯的一種最重大最危險的錯誤，就是以爲革命事業可能單靠革命家努力來完成。其實恰恰相反，要做成任何一種認真的革命工作，都必須理解並切實實行這樣一個原理，就是革命家只能表現出真正有生命力和進步階級底先鋒隊的作用。先鋒隊只有當它不脫離其所領導的羣衆而善於真正領導全體羣衆前進的時候，才能完成其爲先鋒隊底任務。除非在各種各樣的活動方面都與非共產黨員結成聯盟，便根本談不到什麼有

成效的共產主義建設工作。

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所担任的捍衛唯物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工作，也是如此。很可慶幸的一點，就是俄國先進社會思想中的主要潮流擁有豐富的唯物主義傳統。且不去說普列漢諾夫，單是指出契爾內舍夫斯基就夠了，現代的民粹派（人民社會黨人、社會革命黨人等）因一味崇尚時髦的反動的哲學學說而往往離開契爾內舍夫斯基，倒退去，被歐洲科學中所謂「最新成就」底幻景所惑而不能看出掩藏在這種幻景下面替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偏見以及資產階級反動性服役的各種伎倆。

無論如何，我們俄國總還有——且一定是很久還會有——一些非共產黨員的唯物主義者，我們絕對應該吸收所有一切擁護徹底戰鬥唯物主義的人來共同努力工作，反對那種哲學上的反動，反對所謂「知識人士」所持的種種哲學偏見。老狄慈根（二）請不要把他同他那個自負不凡而又毫無成就的冒充著作家的蠢兒子相混——十分確切明瞭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對現今盛行於資產階級國家並深受其中一般學者和政論家尊敬的那些哲學流派的基本觀點，他說：現代社會中的哲學教授實際上大半都不過是些「僧侶手下擁有學位的僕役」。

我們俄國那些喜歡自命爲先進人物的知識分子，也如他們在其他一切國家中的同僚們一樣，很不喜愛按照狄慈根所表述的這種觀點來評斷問題。其所以不愛這樣作，是因爲他們害怕真理。只要稍微把現代那些有學問的人們在國家政治方面，一般經濟方面，日常生活以及其他各方面依賴於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這一事實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狄慈根所作的這種激烈評論是絕對正確的了。只要想起絕大多數時常在歐洲各國出現的時髦哲學流派，例如從那些與鐸之發現有關的哲學流派起，到那些現在拚命想利用愛因斯坦學說來做根據的哲學流派止，就可以知道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階級立場及其竭力扶持各種宗教的政策與各種時髦哲學流派底思想內容有怎樣的聯繫了。

由此可見，這個雜誌既想成爲戰鬥唯物主義底機關刊物，首先就應該是個戰鬥的刊物，就是說，它應該堅決揭露並攻擊所有一切現代「僧侶手下擁有學位的僕役」，不管他們是以官場科學代表人物資格出台活動也好，或是以「民主主義左派的或社會主義思想的」政論家自命的志願兵資格出台活動也好。

其次，這樣的雜誌應該是個戰鬥無神主義的機關刊物。我們有些國家部署或至少有些國家機關是專門主管着這種工作的。但是，這種工作執行得極其遲鈍，極不充分，其

原因大概是由於感受到我們俄羅斯的（雖然是蘇維埃時代的）道地官僚主義流行現象的障礙。所以，爲要補助相當國家機關所進行的工作，爲要糾正並加強這種工作，就萬分需要這個立意成爲戰鬥唯物主義機關刊物的雜誌來努力進行無神主義的宣傳，進行無神主義的鬥爭。要留心觀察用各國文字出版的所有一切無神主義的文獻，要把這方面所有的一切含有若干價值的東西翻譯出來，至少是扼要地介紹過來。

恩格斯早已向現代無產階級底領導者們叮囑勸告過，要他們設法把十八世紀末葉底戰鬥無神主義文獻翻譯出來，將其廣佈到民間去。可惜我們至今還沒有做過這番工作，真使我們感覺慚愧（這件事實就是證明在革命時代奪得政權要比正確運用這個政權容易得多的無數證據中的一種證據）。有些人往往用各種「動聽的」理由來爲我們這種遲鈍笨拙的弱點辯護，例如說十八世紀無神主義的老文獻已經陳腐不堪，不合科學，太嫌幼稚等等。這種冒充科學的詭辯真是再壞沒有了，因爲它若不是掩蓋着迂腐，便是掩蓋着完全不懂馬克思主義。固然，在十八世紀革命家底無神主義文獻中間，可以找到許多不合科學，又很幼稚的東西。但是誰也不妨礙出版人把這些作品加以刪減並附以簡短的跋文，指出人類從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在用科學態度批評宗教方面所達到的進步，指出關於這個

問題的最新的著作等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若以為單用純粹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工作便能使被全部現代社會禁錮於黑暗無知與偏見境地的廣大民衆（尤其是農民與手工業者）逕直擺脫這種黑暗地位，那就是最嚴重而且最壞不過的一種錯誤了。應該把各種各樣的無神主義宣傳材料供給這些民衆，把實際生活方面各種各樣的事實告訴他們，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影響他們，藉以引起他們的興趣，把他們從宗教迷夢中喚醒過來，從各方面用各種方法使他們振奮起來等等。

十八世紀老無神主義者所寫的那些筆調遒勁生動，天才獨到，談諧而公開攻擊流行僧侶主義的作品，其能把民衆從宗教迷夢中喚醒過來，往往要比現在我們出版物中佔居優勢而又曲解（這是不容隱諱的事實）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文字合適千倍，因為這種文字寫得乾燥無味，只是簡單把馬克思主義原理轉述一遍，幾乎完全沒有拿選擇適當的事實來加以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較為重大的著作，我們都有譯本了。害怕舊無神主義與舊唯物主義在我們這裏不會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那些改正來加以補充，是絕對沒有根據的。最重要的事情——即我們的那些似乎是崇奉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却毀損着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們往往忽視的事情——就是要設法喚起還很落後的羣衆來自覺對

待宗教問題，來對宗教進行自覺的批評。

另一方面，你們看一看現代用科學態度批評宗教的那些代表人物吧。這些有學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差不多在每次駁斥宗教偏見的時候都要「補述」一種議論，其內容馬上就暴露出他們是資產階級思想奴隸，是「僧侶手下擁有學位的僕役」。

舉兩個例子來說說。維皮爾教授在一九一八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標題為基督教底起源（莫斯科「法洛斯」出版局印行）。作者敘述了近代科學底主要成果，但他不僅沒有反對教會這一政治組織用作武器的種種偏見和騙局，不僅迴避了這些問題，並且表示出一種簡直可笑和反動至極的奢望，說他要超出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這兩個「極端」。這無異是替現在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服役，這個資產階級在世界各國都把他們從勞苦羣衆身上榨取所得的利潤拿出數萬萬盧布來維持宗教。

德國有名的科學家德留福斯在其所著基督神話一書中排斥宗教偏見與神話，證明說根本就沒有過基督這樣一個人，而他在該書末尾却又主張要有一種宗教，不過這種宗教是較為刷新，更爲精細，更爲巧妙而能够抵抗「日益洶湧的自然主義潮流」的（一九一〇年刊印的德文第四版，第二三八頁）。德留福斯是個爽直的和自覺的反動分子，他公開

幫助剝削者用更骯髒更卑劣的新穎宗教偏見去代替陳舊腐敗的宗教偏見。

但這並不是說我們不應當翻譯德留福斯底著作。這只是說，共產黨員與一切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雖應在某種程度內同資產階級中的進步分子成立聯盟，但當這些分子陷入反動時，就要堅決把他們揭破。這是說，害怕去同十八世紀，即當資產階級還是個革命階級的那個時代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成立聯盟，就無異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與唯物主義，因為在某種形式下和在某種程度內與德留福斯一流人成立「聯盟」，是我們同那些佔統治的宗教的黑暗反動勢力作鬥爭時所應作的事情。

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既想成爲一種戰鬥唯物主義的機關刊物，就必須用許多篇幅來登載無神主義的宣傳文章，介紹無神主義的著作，並糾正我們國家機關在這種工作上的巨量缺點。凡屬包含有許多具體事實與比照，能把現代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及其階級組織與宗教團體和宗教宣傳機關間的聯繫揭示出來的書籍和小冊子，都是我們特別必須利用的。

凡關於美國的一切材料都極爲重要，因為那裏宗教同資本發生的正式官場國家聯繫，還表現得不甚明顯，但是另一方面，那裏却又令人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所謂「現

代的民主制度」(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與一部分無政府黨人等等極不合理地匍匐崇拜的這個制度)，不過是表示可以自由宣傳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東西，而對資產階級有利的東西却是最反動的思想，宗教，黑暗觀念，爲剝削者作辯護等等。

我希望這個想做一個戰鬥唯物主義機關刊物的雜誌經常供給我國讀者關於無神主義書籍的述評，並指明什麼作品對於哪些讀者以及在何種關係上特別合適，我國出現了什麼書(只有譯得較好的版本才可算是已經出現的書，但這樣的譯本是不很多的)以及還有什麼書要出版。

戰鬥唯物主義者爲要執行自己所應執行的工作，除了與那些不是共產黨員的徹底唯物主義者成立聯盟之外，同樣還必須——甚至更加必須——同現代自然科學中那些趨向於唯物主義，不怕反對現時在所謂「知識人士」中盛行的唯心主義及懷疑主義哲學傾向而大胆捍衛和宣傳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成立聯盟。

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第一二兩期合刊上登載有齊米梁節夫評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就使我們有把握希望這個雜誌能把後一種聯盟也實現成功。必須多多注

意成立這種聯盟的問題。必須記着：正因為現代自然科學遭遇着急劇的變革，所以往往有大大小小的反動哲學學派和哲學流派發生。因此，注視着自然科學方面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種種問題，並吸收自然科學家來參加哲學雜誌上所進行的這種工作，便是一個緊急的任務，戰鬥的唯物主義若不解決這個任務，那它就會根本不成其為戰鬥性的東西，就會根本不成其為唯物主義。如果齊米梁節夫在雜誌第一期上竟不得不特別指出說愛因斯坦本人雖然——據齊米梁節夫所說——沒有對唯物主義基礎進行任何積極的攻擊，但他的學說却已為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知識界中許多分子所拚命利用，那我們就應該說，不僅愛因斯坦一人底遭遇如此，而且十九世紀末葉以來自然科學大改革家中許多人，甚至其中絕大多數人底遭遇，也莫不如此。

我們如果不願對這種現象持一種無意識的態度，就應該知道，任何自然科學，任何唯物主義，若拿不出強有力的哲學上的論證，就抵擋不住資產階級觀念底攻擊，也阻止不了資產階級世界觀底復辟。爲要支持住這個鬥爭，爲要把這個鬥爭進行到底而獲得完全勝利，那末自然科學家就必須做一個現代的唯物主義者，做一個馬克思所代表的唯物主義底自覺信徒，即必須做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爲要達到這個目標，就要在馬克思主

「義旗幟」下雜誌方面的撰稿者有組織地從唯物主義觀點上研究黑格爾底辯證法，即研究馬克思在他所著資本論一書及其各種歷史和政治著作中實際運用了的辯證法，馬克思把這個辯證法運用得極有成效，以致現在東方各國（日本、印度和中國）新興階級，即佔世界人口大多數但歷來都因消極冷淡與沉眠不醒而使歐洲許多先進國內發生停頓腐敗情形的數萬萬人民奮起鬥爭的事實，新民族與新階級奮起鬥爭的事實，日益鮮明地證實着馬克思主義。

當然，這樣來研究、解釋、宣傳黑格爾辯證法，是種極困難的事情，所以這方面的初步嘗試也就不免要犯錯誤。但是只有根本不作事的人才會不犯錯誤。我們以馬克思運用他從唯物主義觀點上加以理解的黑格爾辯證法的模範做根據，就能夠而且應該從各方面來闡明這個辯證法，在雜誌上登載黑格爾底主要著作摘錄，根據唯物主義觀點來加以解釋，援引馬克思運用辯證法的實例，以及在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方面所常見而為近代史尤其是現代帝國主義戰爭與革命所提供得非常多的種種實例來加以評註。我認為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底編輯人和撰稿者，應該組成爲某種「黑格爾辯證法底唯物主義友人協會」。現代的自然科學家在用唯物主義觀點解釋的黑格爾辯證法中間，可以找到（只

要他們知道怎樣去找，只要我們能學會怎樣幫助他們）自然科學革命所提出的種種哲學問題的解答，而這一類的哲學問題是常使崇拜資產階級時髦思想的知識分子「跌入」反動立場的。

唯物主義不把這樣一個任務負擔起來，並有系統地加以執行，那它便不能成為戰鬥性的唯物主義。那它就會——用謝德林底話來說——不是處於攻敵地位，而是處於被攻地位。不這樣來作，那末自然科學方面的巨大人物在必須作出哲學結論與綜合的時候，就會仍如先前那樣往往感到束手無策。要知道，自然科學進步得十分迅速，在各方面受到極深刻的革命的改變，所以自然科學沒有哲學的結論是絕對不行的。

我現在舉出一個例子來作結束。這個例子雖然不是與哲學問題有關，但終究是與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也想予以注意的社會問題有關。

這個例子，表明現代偽科學在實際上是最囂張最卑劣反動觀點底傳達者。

不久前我收到了俄國技術協會第十一科出版的經濟學者雜誌第一期（一九二二年）。寄這個雜誌給我的那位年輕共產黨員（他大概是沒有功夫來看看這個雜誌底內容）很輕率地對這個雜誌大表贊同。其實，這個雜誌是——我不知道這中間究竟有多少故意

的成分——現代農奴主底機關刊物，這些農奴主當然是以科學、民主主義等等外衫掩飾起來的。

有一位姓索羅金的先生，在這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戰爭影響的所謂「社會學」研究的洋洋大作。這篇深奧的論文中間，有許多從作者及其無數的外國師友底「社會學」作品中引來的深奧論據。請看看他的這種深奧程度吧。

他在第八三頁上說道：

「現在彼得格勒每一萬起婚姻中，有九十二點二的離婚事件——真是一個驚人的數目字，並且每一百個宣佈離開了的婚姻中又有五十一點一是結婚未滿一年的：其中有百分之十一未滿一月，有百分之二十二未滿兩月，有百分之四十一未滿三個月至六個月，只有百分之二十六是超過六個月的。這些數目字證明，現代的合法婚姻不過是掩飾着私通行爲而使那些愛「色」的人們能「依法」來滿足他們的慾望的一種形式罷了。」（經濟學者第一期，第八三頁）

這位先生以及出版這個雜誌並登載此類文章的俄國技術協會，當然都是以擁護民主主義者自居，他們聽見人家叫出他們的真實名字，即叫他們爲農奴主、反革命者和「僭侶手下擁有學位的僕役」，一定以爲是種莫大的侮辱。

凡屬注意這個問題的人，只要稍微認識認識資產階級國家關於結婚離婚和私生子問題的法律，以及這方面的實際情形，就能知道，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即令是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也正是用這種農奴主態度對待婦女和私生子的。

這當然不能阻止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一部分無政府黨人以及西歐各國所有一切與他們相當的政黨大聲叫喊，頌揚所謂民主制度而指摘布爾什維克違背民主制度。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在對於結婚離婚和私生子地位這一類問題上，正是唯一徹底民主主義的革命。而這個問題，却是與任何一個國度裏半數以上人口底利益都有極切近關係的問題。雖然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已經有過很多自稱爲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可是只有布爾什維克革命才第一次在這方面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一方面反對那種反動思想和農奴制度，同時又反對當權和有產階級通常所表現的偽善態度。

如果索羅金先生以爲每一萬起婚姻中有九十二件離婚事實是個驚人的數字，那我們就只好假定，索羅金先生若不是在一所與實際生活隔絕得幾乎誰也不會相信其真正存在的修道院裏教養成人，那他就是爲了討好於反動派和資產階級而故意歪曲事實。凡對資產階級各國社會情形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那裏實際離婚情事（當然是沒有得到教會和